

大暑,第十二个节气,夏季的第六个节气。岁月不居,这是农历上半年最后一个节气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暑,热也。就热之中分为

大暑,万国如在洪炉中

韩可胜

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。”从天文学上说,夏至是最夏天,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此后太阳直射点南移。如果从气候学上看,小暑大暑最热,尤其是大暑,常常温度最高,是体感上的最夏天。“暑”有蒸煮的意思,很多人抱怨就像蒸桑拿,而且要连蒸十五天——大暑,数着日子慢慢熬吧。

每个节气都分三候。大暑第一候,“腐草为萤”,从腐草里面开始生出萤火虫,一直到初秋达到高潮。“夕殿下珠帘,流萤飞复息”“相逢秋月满,更值夜萤飞”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都是唯美的诗篇。萤火虫是夏秋之交的精灵,我小时候最爱把它们装进小玻璃瓶,不是为了囊萤映雪,是要看那一小撮蓝莹莹的冷光。第二候,“土润溽(rù),土壤的水分,经高温而蒸成了湿气。溽是湿的意思。明代政治家于谦有“溽暑随风吹散,微凉趁雨生”的诗句。第三候,“大雨时行”。春雨贵,夏雨急,秋雨凉,冬雨寒。真正的急雨、暴雨、狂风骤雨,多出现在夏季。苏轼诗说: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

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这就是大暑节气的雨。来时汹汹,去时忽忽,是“大雨时行”的生动写照。

大科学家竺可桢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变化,绘出了著名的“竺可桢曲线”。据他研究,唐比现在气温略高,宋比现在在略低。但是,不管唐宋,大暑节气,“苦热”是所有人的共同感受。唐代诗人王毅(gu)写道:“日轮当午凝不去,万国如在洪炉中”,烘炉就是大火炉。宋代诗人戴复古说:“天地一大窑,阳炭烹六月”,窑和炉差不多。陆游换了一个比喻:“坐觉蒸炊釜甑(zèng)中”,釜是锅,甑是蒸饭的桶。天地是一个大蒸锅,每个人都是上了蒸笼的唐僧师徒。唐僧师徒不用担心,凡人就不行了。大文豪苏轼、大英雄郑成功、大清嘉庆皇帝……都因中暑而离世。酷热面前,人人平等。“哪儿凉快哪里呆着去”,绝对是一句体贴的话。

“大暑在家一趴,空调Wi-Fi西瓜”,现代人避暑的三大神器,几乎跟古人无关。空调和Wi-Fi不说了,西瓜原产非洲,南北朝开始引进,宋元

流传开来,但未经后人一代代的选育,口感不如现在,普通人还吃不到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野田禾稻半枯焦”,真正的劳苦大众更与避暑无缘。在产量低的情况下,耕种面积必须足够大,又全靠人力,农民是没有时间避暑的。尤其是中午,除草最高效,杂草离土即死,农民们更加舍不得休息。我的一个远房表兄,仗着年轻力壮,中午给水稻打农药,结果中毒加中暑,好不容易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。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很深的一件事。

大暑节气,江南的采莲开始了,一直延伸到秋天。采莲,是采莲子、采莲藕,不是采莲花。莲花开放有早有晚,早开的莲花已可以采莲子了。采莲是体力活,穷人家的女子干的,不是现在的休闲经济,更不是为了审美。但是,在岸上的诗人看来,绿叶、红花、青春少女,很美。莲子又谐音“怜子”,就是“爱你”的意思,因而他们笔下的诗歌也都很美。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“无端隔水抛莲子,遥被人知半日羞”……劳动与收获是联系在一起的,如果再跟爱情、跟对生活的美好想象相叠加,幸福感就油然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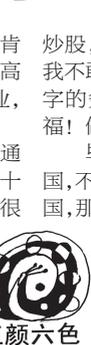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六十,喜欢再回顾,一直牛哄哄的我,突然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幸运儿。

刚进小学,“文革”开始;中学毕业,“文革”结束。刚工作,高考恢复啦,第一次出现机会均等。高考总分很低,我的高考成绩均等,以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四课总分对垒五门课总分,居然高于录取分数线一截,考入了大学读本科,这就是运气。倘若次年高考,大多数考生是经过系统训练的应届生,英语也开始百分之百计分,总分大幅提高。我要用四门课分数填满两门课的零分坑,达到录取分数线:不可能。还有,次年起,有零分科目不予录取,一剑封喉,我肯定进不了大学,那么我就要回炉,补高中文凭。我在中学是体育班,整天训练,根本不读书,数理化我是空白,历史地理好像课没有。高中文凭肯定拿不到,幸亏我提前一年考入大学,高中都毕业不了的我,居然大学本科毕业,享受知识分子保护政策,从未下岗。

毕业后不久,出现经济浪潮。我扑通跳下海。那时经济现象:“九个盖子盖十个洞”。盖头是本钱,那个时代:资本很紧,机会很多,胆大就有机会,努力就能翻身。做买卖需要本钱,偏偏我碰到资本比重不高的年代。1988年的暑假,我到泰山旅游,看到火车站的柜台承租费每月才

时代的幸运儿

李大伟



五颜六色

炒股,清零是大概率。因为数学太差,我不敢参与数字化的股票投资,恐惧数字的劣等生,又躲过一劫,蠢人有蠢福!做自己“含得牢”的生意。毕业后国内掀起留学热,我没有出国,不是有预见,而是借不到钱。倘若出国,那么中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”带来的红利,与我浑身不搭界了。

因为缺钱,所以下海。卖过西瓜、卖过杂货、卖过服装;开过饭店、开过茶馆;办学校、办婚介所(短暂)、办养老院,一直在寻月

会所的投资者,这就形成产业链,朋友调侃“殡葬一条龙”。什么赚钱做什么,买卖越做越杂,广种薄收,随着我国四十年的持续增长,我也水涨船高。凑巧,所有的盈余都投入门面房,结果大出来了。上海人有句老话:“运气来了,城墙都挡不住”。人,往往被时运裹挟。

我好读杂书,尤其喜欢历史,优点:眼光远大,缺点:志大才疏,不巧与需要宏观思维的房地产相匹配;伤人乎,不问马!算大不算小的粗胚活。一旦选对,一劳永逸,这是房产的特性。房租让我衣食有余,于是心定气闲地在家里看书,有余暇,写专栏,“随心所欲从吾好”。我本科学中文系,至今还靠专业对口,总算未辜负上师大对我的培养。

如果今天让我创业,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,技术的含量越来越高,我这个文科生就要另说了,选用有猪队友参与的队歌:“敢问路在何方”。

幸亏历史不能假设,也不能预设。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,正是我壮而行的四十年,躬逢其时,此生有幸。

我们小时候,放暑假是一年中最快的,而顶顶快乐的,莫过于各种吃。

七夕会

先说吃饭。俗话说,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米也一样,沪郊的大米是有品位的。计划经济时,一袋大米,是农村人赠送城市人十分体面的礼物。爷爷说过:“一粒米,七担水”,虽是宣传节粮的警句,却也折射出农人对大米的敬重。沪郊大米粒粒长得清秀,晶莹剔透,如晚上八九点钟的萤火虫。在农家灶头的铁锅里把生米煮熟成饭,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,大米在铁锅里淅沥轻泣,炊烟在屋瓦上袅袅吟唱……揭开锅盖的一瞬间,一股谷物浓香扑面而来。拨开弥漫开来的缕缕香雾,每一颗饭粒都像刚睡醒的一样,全身上下油光光的,半透明的,萌态十足。又如刚炼成的仙珠,亮了眼睛,馋了口鼻。用手提起一撮,吹吹凉,轻轻咀嚼,那种黏中带滑、糯中带甜的滋味,瞬间就能占据所有味觉。

夏天易出汗,容易流失体内的盐分,而咸炒饭就有补盐的功效。咸炒饭即咸肉菜饭,与白米饭相比,咸肉菜饭另有一番风味,咸肉汲取了米饭的糯甜,米饭中和了咸肉的卤香,煮烂的蔬菜吸足了肉汁,三物化学反应后,美味无比。吃上一碗,鲜美得能掉眉毛。而镬底的“饭痴”,北方人称之为“锅巴”的,清脆嘎嘣,是“咬牙切齿”的好吃。

上海的8月,唇焦口燥,最渴望的就是能咬上一大口冰镇的沪郊蜜梨。蜜梨成熟在最炎热的季节。上海这个地方,冬天是湿冷,看似温度不是很低,体感却很冷;夏天则是干热,这种热内含一种策力,如秤砣砸头,如温水煮蛙,是要命的热。这时,如果冰箱里冷藏着五六个大大、多汁、甘甜、冰凉的上海蜜梨,迫不及待地捧起一个,削了皮,报仇雪恨似的咬上一口,解暑、解渴、解乏、鲜嫩酥脆,是酣畅淋漓的释放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盛夏,沪郊农家的后院,大多吊着一个带着盖子的竹编饭篮。当时农家尚无冰箱,把饭篮吊在阴凉通风处,篮中的米饭不会轻易馊掉。有的人家,饭篮里吊着的,未必是米饭,可能是七八个外婆饼。夏天正值农忙,农人少有时间做饭烧菜,备上十几个外婆饼当点心,既方便又好吃。外婆饼是一种煎饼,面粉是自家种的小麦碾的;做馅的马兰干,也是用自家田埂上野生马兰头做的;就连煎饼的油,也是自家的油菜籽压榨而成的。马兰干深藏一种清高的气质,与鲜肉一起被包在饼心,待煎得泛黄略焦时,出镬,咬上一口,它便心无旁骛地释放暗香。腌晒马兰干的工序,是一代代族人手把手传承下来的。外婆说过:“武大郎的饼,是唱的,外婆做的饼,才是吃的。”

还有黄桃、油桃、水蜜桃、菜瓜、西瓜、八棱瓜、皮蛋、咸蛋、菜肉蛋、塌饼、方糕、绿豆糕、羊肚、羊肉汤等等,虽都是些毫不起眼的乡下土产,却在每一样的背后,都有不同的手艺、不同的吃法、不同的故事,不同小时候的味道。当然,河里野生的鱼虾贝类,自古就是沪郊餐桌上的时鲜货。但现在吃不到了,“新农村建设”以来,村里人不但自觉不吃河中鱼虾,还会保护它们,村村都有护鱼队,负责巡逻,防止个别不自觉的夜间偷偷捕鱼、电鱼。初春,还要在大江小河中放养一批批鱼苗虾苗。只有鱼虾塘养殖的,方可捕食。

虽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可在沪郊人心中,爱护生态环境这件事,比天还大。

美食

近日整理东西,一捆画轴里忽掉出只信封,仔细看,台湾路,1988年10月22日寄,里面折叠得整整齐齐的,是两幅国画。久违了,刘淑彦老师!眼睛湿了。

先生教了我们三年美术。那时他很年轻,总是西装笔挺,皮鞋锃亮,头发溜光,进他的宿舍,我从不敢坐,因为太整洁。傍晚,他站在广玉兰树下远眺夕阳,成了校园一道悦目的风景。

我对美术没兴趣,上课就偷偷看小说。先生介绍石膏像,说这是希腊鼻,那是“贝多芬”,教我们画素描。我一窍不通,脑子里常常会编出故事,交上去的作业上没画,只有胡诌的诗句。先生带我们去校外写生,他指着远处的袅袅炊烟,晚归的水牛,醉了似的说:“多美啊!”他先画起来,同学们也在挥笔,只有我捧着《简爱》看得入神。课后回校,他没

见我画稿,又找不到人,吓得一边报告教导处说我一定掉河里了,一边奔至河边带着哭声到处喊我。找到我时,我正捧着《简爱》流泪。先生一把拉起我,生气地说:“爱文学的人怎能不爱美术!”我主编学校黑板报,各种文体都会写,但美术字、报头、补白小画都不会,没办法了,只好去找先生帮忙。每次去,他总是拒绝:“没空!”我知道他生我气,于是讨价还价,保证好好上美术课,一定按时交作业!他说:“谁会信你?”被缠不过,他就逼我现学。他画“报头”,我依葫芦画瓢,他写美术字,我也照描。被逼学了多次,总算学到点皮毛,但本性难移,上他的课,还是不用功。

两幅旧画

叶良骏

这样,到了初中毕业,毕业典礼上,班主任发文凭,全班同学都发了,就我没有,他说:“你要补考!”啊?补考什么?“美术!”刘

河畔

(摄影) 魏星达

先生居然给了我“59分”,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我笑不出,一跺脚气呼呼地去找他,本想大吵一场,见先生在画画,不敢打扰。站了一会儿,先生发现了我,他说:“人生无处不美,学美术可以让你用心感受真善美,这样,你才能拥有美的生活。”我垂下头,一声不敢吭。在他的小屋,我生平第一次,非常认真地画了“希腊鼻”,才拿到了毕业证书。

我们高中毕业前,先生被遣送到宁夏的农场,音讯全无。30年后的校友聚

会上,不少老师历尽沧桑,面目全非,惟有先生依然西装革履,领带工整,风度翩翩,岁月雕琢了容颜,却未改变他爱美的内心,第二天,我感慨万分,给先生写了封信,顺便提到了那个“59分”,感谢他教会我对老师、对艺术的尊重。先生很快来看我,居然一躬到底说:“对不起!”然后正色说:“我仍然遗憾,当年没学好学美术,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啊!”我无话可答。

先生别名白彦,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,是徐悲鸿的学生,在当年画界颇有知名度,画作被很多人收藏。因某种原因,他只能在中学



河畔 (摄影) 魏星达

爷爷是七十九岁那年走的,老人逢九是道坎,爷爷终究未跨过去。而母亲非要讲爷爷已经八十岁了,按虚岁论,老人活得年长小辈有面子。关于家里一桩的故事是母亲说给我听的,她说过许多次,我听了好几遍,今天终于想用文字记录那一代人的艰辛与奋斗。

奶奶生了三个女儿,一场大病后撒手人寰。爷爷叹气说奶奶不负责任,说这句话时,爷爷眼含泪水。那年母亲八岁、大姨四岁、小姨一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家庭,缺衣少食。在爷爷的带领下,“五开间”屋顶上种上了南瓜,屋前屋后种满了冬瓜。母亲说为什么做农活一般都低着头,

那是对土地的敬畏,在泥土上讨生活,需要一种虔诚。那时候南瓜粥、冬瓜汤代替了主食,爷爷把省下的粮食慷慨地接济了亲戚。

母亲是“打头囤”,长女为母,从小就挑起家里重担。一早爷爷先把家里的南瓜冬瓜挑到集市上,然后再赶回生产队出早工。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爷爷,集市离家有五里路,八岁的母亲用细细的童声怯生生地叫卖,不识秤的她在别人的帮衬下,学会了做生意。到母亲上学的年纪,爷爷猛吸了几口水烟,交了学费,母亲上学后,家里少了一个主要劳动

力。爷爷拒绝了媒婆的好意,他怕三个女儿受委屈,他宁愿苦自己,用深锁的眉头,换女儿们的笑容。

生产队照顾爷爷,安排他在大队牧场工作,爷爷用行动感激队里的照顾,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,同事给他取了个外号“铁牛”。后来爷爷的风湿病估计和当年蛮干有关,我喜欢给他揉腿,听他讲当年的故事。

每年九月牧场山芋成熟季,作为组长的爷爷会带领几个工友去翻山芋。我总是去牧场看他们劳动,主要是为了蹭口山芋吃,其实爷爷明白我的心思,等收工时,

他会拿两只不大不小的山芋放在我的口袋里。然后掏出一角钱交给牧场会计,爷爷态度坚决,不能占公家的便宜。

爷爷没什么积蓄,大姨、小姨出嫁时他倾其所有。可大方的性格一直没变,晚年的他很孤独,总喜欢站在夕阳里,守在路口,等着远处走来的乡亲。他为对方点烟,点点着把西天的晚霞也一点点点了。

爷爷的骨气硬气和豪气就像一首散文诗,润泽我们,时代在发展,生活变宽裕。每当我带母亲去做公益活动,总是给老人们发个水果,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,仿佛看见了爷爷一样。



夜光杯